

## 第二十七章

### 1.

耀東在外面吃過晚飯後，沿著熟悉的街道回家。

夜色已經降臨。街上，閃耀的霓虹燈廣告和來來往往的車輛令他眼花繚亂。

他說不清自己是驚奇，還是喜悅，或者二者兼有。與黛茜不期而遇，使他隱隱約約感到，心裡好像有一股快樂的清泉在湧動。她那張熟悉而又陌生的臉，不時在他的眼前浮現。

他覺得，她看上去雖然依舊美麗，可是明顯有些蒼白憔悴，兩頰已沒有了過去那種鮮紅的顏色。那隻藍寶石似的眼睛，閃露出來的微笑，好像帶著幾分遲疑和憂鬱。

他相信，在這種微笑後面，一定隱藏著許多難言的遭遇。

“難道他和史蒂夫的婚姻不幸福嗎？”他在心裡這樣猜想。“他們已經有了孩子，有了愛情的結晶……不過，神給每個人量的環境都不一樣，人人都有一本難念的經。”

林耀東當然不知道黛茜這些年的經歷，只是胡思。他甚至還回憶起一些在布隆科鎮的往事，教堂、小河、校園裡的

鐘聲和雪地上亂蹦亂跳的小棕鼠……他懷念那段時光。那時的黛茜簡直就像天仙一般美麗，他暗戀著她，對她想入非非，並痴情地向上帝發誓，祈求得到她的愛情……那時啊！世上的一切，皆因他的心裡充滿愛而變得光華閃亮。

“如果時光能夠倒流，我願重新回到那段日子裡去。”耀東自言自語地說。

他一路走，一路沉思，竟然差點沒有察覺自己已回到了住處。

進屋後，他沖了一杯熱咖啡，坐在沙發上，繼續想他心裡的事，頭腦裡突然生出一個念頭。

“爲什麼不給布萊克教授打一個電話呢？他或許知道一些黛茜的事情。”

### 2.

時間又到了年末，美國經濟蕭條跌入了谷底。數百萬美國人失去工作，華爾街股市萎靡不振。布什政府打完阿富汗戰爭後，又把槍口轉向伊拉克，指責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，對美國的安全構成了威脅。一時間，美伊兩國之間，拔劍張弩，新的戰爭，隨時都有一觸即發的可能。

但是，這一切，並沒有對美國人的生活熱情造成太大影響。感恩節剛過，全美各地立刻亮起了晝夜通明的彩燈。無論是大城市，還是小山村，到處都是火樹銀花，洋溢著迎接聖誕日的快樂。

黛茜忙著爲女兒準備禮物。今年，她打算在送給女兒的聖誕新年禮物中，包括一條新被褥。她母親在寶寶秀時送的那條被褥，實在太珍貴了，並且由於年歲長久的緣故，被褥上的布料已經相當陳舊。她擔心，女兒的腳指頭會不小心將

它勾破。因此，她決定給女兒縫製一條新被褥，並將舊被褥掛在女兒的房間裡，做為裝飾。

自從丈夫去世後，黛茜獨自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擔子，到一家律師事務所當會計員。每天早晨上班之前，把女兒送到學校，下班後再接回來。所有的家務活都由她一人承擔。

這天，外面下著大雪，天很早就黑了下來。黛茜下班後，帶著女兒回到家時，發現門口擺著一個郵包，打開一看原來是林耀東寄給她們的聖誕禮物，一隻沙皮大狗和一條白純羊毛圍巾，裡面還附有一張聖誕賀年卡。

林耀東在卡片上這樣寫道：

*親愛的黛茜和小安妮婭：*

*你們好！祝你在即將到來的聖誕節和新年快樂！*

*自從那次公園分手後，我常常想起你們。有時我想，在這寒冷的冬天裡，雪花是否常帶給你們快樂。我不知道你們最喜歡一年中的哪一個季節，對我來說，一年四季都同樣美麗。有時，雪花飄進我的夢裡，我就會看見，星星閃亮的夜空下，有我最喜愛的花朵在雪地里開放。*

*但願冬天能給你們帶來春天的溫暖，也帶給你們夏日的陽光和秋天的色彩。*

*雪是我們的朋友！*

*上帝祝福你們*

*湯姆*

讀完卡片，黛茜的心中升起一股溫暖的感覺。她把圍巾戴在脖子上，站在鏡子前面照了又照，臉上露出一絲歡喜的笑容。

晚飯後，黛茜給林耀東打了一個電話，首先感謝他為她們寄來禮物。然後，詢問了一些他的近況。倆人在閒聊中，不知不覺地談起自己這些年的生活遭遇和對未來的計劃，彷彿又回到了從前。

最後，黛茜問林耀東是否還常去教堂參加活動。耀東回答說：“我已經很久沒有進教堂了，不知附近這一帶，哪間教堂比較好？”

於是，黛茜便把自己常去的那間教堂告訴他，並邀請他星期日也來參加禮拜活動。

林耀東欣然答應了。

### 3.

如果把一個人比喻成一條河，那麼人與河之間的相似之處，在於人的情感也像河裡的流水一樣，不斷變化，有時平靜，有時湍急，有時甚至還會波瀾起伏。

林耀東約好和黛茜下星期天再見面後，內心就好像有一條河在流動。那心裡的河水，一連數日不斷地拍打著他的胸岸，令他精神飽滿，容光煥發。

星期天終於到了，他衣著整潔地趕去教堂，與黛茜和安妮婭相會。他們一起唱詩歌，聽講道，並且手拉著手和眾人一同禱告。

此時，林耀東的心情真有點難以形容。他想起多年前在格雷茲教會裡的日子。那時，在他的眼中，教會裡的一切，都是因為黛茜的存在，才會如此美好和閃亮……現在，她就緊挨著站在他的身邊，她的柔軟的小手就在他的手中。然而，他的心裡卻沒有了從前那樣的感覺。

他想靠近她的耳邊，輕聲對她說：時間改變了我們。

他覺得自己好像又重新愛上了她。她的美對他來說，似乎含有另一層更深的含意。

教堂活動結束後，他們駕車到一家中餐館去共進午餐。林耀東和安妮婭在餐桌上玩一種猜數字遊戲，倆人很快就成

了好朋友。但是安妮婭不像她母親那樣，直呼林耀東的英文名，她叫他“林叔叔”。

“林叔叔，你以後還會再來和我玩嗎？”分手時，安妮婭戀戀不捨地問林耀東。

“會的，我很喜歡和你們在一起。”

他一邊回答，一邊與黛茜相視而笑，彼此的心裡都有幸福的微波在蕩漾。

#### 4.

再過三天就是聖誕日，林耀東突然想回布隆科鎮，拜訪布萊克教授。

教授現已退休，但卻不願呆在家裡養老。他通過國際學術交流機構的幫助，在泰國曼谷大學，又找到了一份教書工作，每年大部份時間，都在泰國居住。

因此，如果耀東不利用這次聖誕假日去探訪教授，那麼他今後就很難再有機會見到教授了。

另外，還有一個原因，促使他做出這樣的決定，他知道，聖誕節期間，黛茜一定會帶安妮婭回她父母那裡去。他希望和她們在一起，最好是能一路同行。

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黛茜的時候，她並沒有表示反對，只是毫不介意似地說了一句：

“如果我的車子沒有裝滿行李的話，可以考慮。”

就這樣，林耀東在聖誕節前夕的早晨，搭上了黛茜的車，和她們母女倆一起趕往布隆科鎮。

#### 5.

聖誕前夜靜悄悄。

雪花在空中飛舞。格藍特先生家裡，燈火明亮，菜香飄溢。全家人正在等候黛茜和她的女兒，從紐約歸來團聚。

門鈴響了，格藍特太太興奮地從坐椅上跳起來，歡叫著跑去開門。

“聖誕快樂！”

“聖誕快樂！”

她們在門口歡快地大喊，互相擁抱。

格藍特太太看見女兒身後，站著一個陌生男人，心裡先是一愣，但隨即，臉上又露出了甜蜜的笑容。

“歡迎你，請進吧！”她說。

黛茜趕忙向母親介紹林耀東。

這時，格藍特先生也出來迎接他們。他握著林耀東的手，樂哈哈地開玩笑說：

“你們再晚到一點呀，就要錯過聖誕晚餐了。”

起初，林耀東和黛茜的家人在一起，感到有點緊張，幸虧黛茜一直陪坐在她的身旁，他才慢慢地放鬆下來，晚餐時，沒有顯出過於拘謹的樣子。

格藍特太太的烹飪技術一流。她準備的聖誕晚餐，令早已飢腸轆轆的林耀東胃口大開，吃了不少烤鵝、煎魚、火腿、土豆泥和波菜。當最後一道甜點南瓜糕端上來的時候，林耀東覺得自己的胃已經裝不下任何東西了。但是，黛茜全然沒有理會到這一點，又給他切了一大塊，才把盤子傳遞下去。

晚飯後，林耀東和黛茜的家人，坐在客廳裡看電視，聊天。他還記得這個客廳過去的樣子。六年前，正是在這裡，黛茜向他展示她那穿中國旗袍的迷人風姿。

電視上轉播的節目突然變成了商業廣告。黛茜對廣告一點興趣也沒有，悄悄走出客廳，吩咐母親給林耀東安排睡房。

## 6.

窗外的雪還在紛紛揚揚地下著。

爐膛裡的火焰映紅了屋邊的牆角。

格藍特太太和她的女兒，坐在掛滿裝飾物的聖誕樹旁，深夜長談。

“媽，你覺得湯姆怎麼樣？”黛茜問她的母親。

母親放下手中的針綫活，抬起頭，瞟了女兒一眼。

“還好，你們認識有多久了？”

“我在波大圖書館工作時，就認識他了。他以前到過我們家，妳還見過他哪！”

“哦，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？”

“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到家裡來，接我去參加一個中國學生舉辦的校園晚會，我還特意穿了一件中國旗袍……”

格藍特太太終於想起來了，神情嚴肅地問女兒：

“妳一直和他有來往嗎？”

“沒有，只是最近在紐約碰見了他。”

“你有沒有考慮過，他是一個中國人，在文化和生活習慣上可能會……”

格藍特太太小心地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媽，他是一個中國人，還是一個美國人，並不重要。有時候，同族人之間的差異，會比非同族人之間的差異更

大。就好像女人和女人之間的差異，有時會比女人和男人之間的差異更大一樣。”

格藍特太太明白女兒的心思。女兒經歷過一次婚姻後，對愛、對幸福的理解遠比過去要深、要廣。她已不再是一個小女孩了，完全有權對自己的生活作出選擇。

“不管妳決意如何，我和你父親都是愛你的。只要你能幸福，我們就會爲你高興。”格蘭特太太通情達理說。然後又問：“你最近到醫院檢查身體的結果如何？”

黛茜沒有回答，皺著兩道細眉毛，直勾勾地望著爐膛裡閃動的火焰，一言不發。

“黛茜。”格藍特太太直視女兒的雙目，聲音提高了許多。“醫生對你癌病狀況是怎麼說的？”

“不太好，可能需要化療。”黛茜冷冷地回答。

“什麼？”母親的眉心突然跳了一下，針尖扎破了她的手指頭。“除了化療之外，難道就沒有其它辦法了嗎？”

“醫生說癌細胞已始慢慢擴散，化療也是萬不得已之策。”

母女倆陷入了沉默。

格藍特太太心裡很清楚，女兒的病完全是家庭遺傳因素的結果。她的母親，一生與子宮癌搏鬥了三十多年，幸好結婚早，患子宮癌前，已生了四個兒女，真是不幸中的萬幸。她的二表妹，年輕時死於子宮頸癌，那時黛茜還小，完全沒有姑姑受病痛折磨的記憶。而她自己，在生了黛茜的弟弟後，也被醫生診斷患上了子宮癌，最後不得不到醫院去做子宮切除手術。如今，這可怕病魔，又將爪牙伸向她的女兒，她怎能不爲女兒感到擔憂？

想到這裡，格藍特太太深吸一口氣，緊緊抓起女兒的手，聲音低顫地說：

“我們來禱告吧！”

黛茜閉上眼睛，由母親代禱。”

“仁慈的上帝啊！……”

格藍特太太的嘴唇微微翕動，眼淚好像斷了綫的珠子一樣落了下來。

## 7.

爲了不影響過節氣氛，格藍特太太沒有立刻把女兒的病情，告訴家裡人。

但是，格藍特先生卻是一個例外。他從妻子口中，了解到女兒的病況後，整整一個晚上都沒有合眼。

聖誕節早晨，他早早就起了床，穿著老舊的工作服，頭髮亂蓬蓬地跑到小閣樓上去，關起房門，獨自在裡面做畫。

整整一天，他都沒有下樓，不停地往畫布上塗抹顏料，臉上什麼表情也沒有。他畫的是，一個潔白的小女孩，坐在花園清泉旁的一塊雕石板上，凝望著樹枝上的一隻小鳥，好像要和它說話。陽光從她身後的樹林透射過來，周圍的景象一遍朦朧。

## 8.

布萊克教授在家裡等候林耀東來訪。他從窗口遠遠看見耀東朝他家走來，情不自禁地在胸前畫了個十字，小聲說：

“感謝主！又見到他了。”然後，開門出去迎接耀東。

教授的家還像六年前那樣簡樸。屋子裡暖烘烘的，飄散著一股淡淡的幽香。他的愛狗娜迪婭已在兩前過世了。現在陪伴他的是一條叫“賽琳娜”的英國黃狗。

賽琳娜看上去似乎比娜迪婭還要漂亮，黃色的純毛又順又滑，一對柔軟的大耳朵，乖巧地垂搭在腦袋兩邊，尾巴在身後不停地搖晃著，好像小學教師手中的一根鞭子。

教授在談到娜迪婭的時候，臉上突然泛起紅光，無限懷念地說：

“它真是一個好姑娘呀！和我生活了十四年，每天陪我散步、說話，簡直比親人還親。它臨死前咬著我的衣袖不放，眼裡還淌著淚水呢……最後，我把它安置在河邊的那塊青草地上，和它的母親睡在一起。如果它有靈魂，會感到安息的……”

他一邊說，一邊閉上眼睛，兩手按住胸口，彷彿是在爲一個去世多年的親人做禱告。

耀東瞥了一眼離他不遠的賽琳娜，它木然地蹲坐在主人的腳邊，一動不動，盯著窗外白雪枝頭上的一對紅尾鳥，好像一尊木雕。

他伸手，想去撫摸它。不料，它突然轉頭，張著嘴，呼撲呼撲地去嗅他的手。他吃了一驚，趕緊縮手。可是，那狗卻忽地站起來，湊近他的腿蹭來蹭去。最後，乾脆多情地依偎在他的身旁。

“嘿嘿！它喜歡上你了。”教授開心地說。“狗和人一樣，也是感情的動物，有自己表達交流的方式。喏！你瞧它那搖擺的尾巴，是在向你微笑呢！你若觸摸它，就是和它說話。”

“是嘛，真是太有意思了！”

林耀東覺得教授的話很新奇，用手輕搔了幾下賽琳娜的耳朵，假裝要和它說話的樣子：

“喂，你想說些什麼呢？”

教授笑了，接過耀東的話，調皮地回答。

“它想問，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女朋友帶來？”

耀東明白教授的言外之意，腼腆地笑了笑，把自己最近和黛茜的事情說了出來，並坦言，自己和黛茜似乎正在相愛。

“這是一件好事情。”教授聽後，若有感觸地說。“你們在布隆科鎮相識，卻在紐約相愛。看來神在為你們撮合美事呢！”

## 10.

林耀東和黛茜在年末最後一天趕回了紐約。安妮婭留在外祖母家過新年。

紐約時代廣場被人群圍擠得水洩不通。這天晚上，全紐約市人最關心的事情，就是觀看大蘋果，從廣場的高樓頂上墜落，迎接新年的到來。

沒有什麼比這項活動更激動人心的了。所謂的“大蘋果”，其實是一個巨大的人造水晶球，它像徵著紐約市的富麗堂皇和光明前景。

全世界將會有十二億人的眼睛，在新年到來之際，注視著紐約市。紐約市的另一個名字就叫“大蘋果”。

“大蘋果”迎接 2003 年新年的主題是：化希望為勇氣。紐約人要向世界人民展現他們在九·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後，撫平心靈創傷，接受未來挑戰和重振經濟的決心。

事實上，這樣的決心，正是全美人民心中共同願望的表達。

林耀東牽著黛茜的手，擠在人群裡。寒冷的夜，早已被人們期盼等待的熱情融化了。廣場上的彩燈和大街兩旁高樓上的廣告霓虹燈，相輝交映，四處亮光閃閃，耀人眼目。

有人揮舞著星條旗，熱淚盈眶地唱：

*聖哉！聖哉！*

*全能而又憐憫的上帝啊。*

*願你的名掃蕩黑暗，勝過幽冥*

*……*

還差一分鐘就要跨入新年了。“大蘋果”開始慢慢墜落。廣場突然安靜下來。每一個人都屏息仰望，在心裡默默地倒數著這一年最後的時光。

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萬眾齊聲高唱。

剎那間，新年的鐘聲響了。焰火從高樓上噴出，夜空頓時彩花盛開，艷四光四射。整個廣場淹沒在一遍人聲歡騰的海洋中。

“新年快樂！”

“新年快樂！”

“願神賜恩於你！”

“願神賜恩於你！”

人們彼此握手祝福，就連陌生人也相互擁抱，大家都為一同跨入新年感到興奮。

這時，林耀東發現黛茜哭了，藍眼睛裡充滿了晶瑩的淚水。他想：也許她是太高興了吧，或者是在此刻又想起了史蒂夫。

他沒問她什麼只是緊緊地摟住她的肩膀，從口袋裡掏出手絹，要替她揩淚。

“瞧！你哭得個小姑娘似的。”他笑著逗她說。

黛茜一把奪過手絹，很快抹了抹臉，又將手絹塞回到他手裡。

“謝謝！”她說，飛快地在他的臉上親吻了一下。然後，對著他的耳朵低語：

“我今晚過得很快活。”